息齋筆記

息齋筆記卷下

錫山吳桂森叔美甫著

司馬温公篤實質誠出于天性不知亦繇學力方五歲擘一青桃皮不能脫婢以熱湯沃之旣而女兄從外來問誰爲脫曰某自脫公父叱曰小子安得妄語公自此有省終身不敢妄語待人惟以至誠特五歲時便能警醒此則公之獨異于人者丙寅

和靖先生尹焞名齋曰六有終日處之所謂六有者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觀

此知公之所造深矣

上元後三日得侍存之先生談及操存先生曰人只此心又將何以操之所謂操心者以心操身也禪家视此身如毒蛇猛獸不知以心宰身身元是妙物此與吾儒徹異處又曰吾儒所謂心乃天也

宋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嘗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報請到西門黄兼濟承事幅巾道服真君降階接之且揖公坐其下詢顧詳欵似有欽歎意公翼日即遣典客請西門請黄承事令具常所衣服來

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以夢告且問平日有何陰德曰無他長惟禾麥熟時以錢三萬收糴至明年未熟時糶之價值不增升斗無高下我無損彼得濟所憑公曰此所以尚公也因出三萬緡歲糴糶如黃法蜀人賴以濟按神明之妙用承事之存心忠定之好善可謂三矣

國朝儒宗如吳聘君者多見詆于士林未問深造何如其以聖賢自期待者僅見一人其迂拙處固在此其不可及處亦在此即文清自沙尚爲有間也

宋楊億侍郎字大年能文立朝頗盡言自以深于禪宗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裡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夫首句言通行無礙也次句言形色俱化也後二句言通乾坤爲一體也此其自任亦侈矣而因丁謂召見便溺俱下以此取笑大方不知其所爲自得者何物則億之爲億可知矣而禪之爲禪可知矣

楚辭遠遊篇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天[illegible]援兮吾將從王喬以娛戲飡六氣而飲沆

澀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一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一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淈滑而魂兮彼將自然一氣孔神兮于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觀此屈子於養生之術工矣道家春食朝霞東方日出黃赤氣也夏食正陽南方日中赤氣也秋食淪陰西方日入時黃氣也冬食沆瀣夜半正北

方氣也此吐故納新之法也無爲自然綿綿若存此胎息法也此皆長生久視至要之訣則屈子而欲逃虛出世如赤松之遊有何不可而寧自投汨羅此其所以爲屈子也哉

一古德談儒宗曰天命之謂性清淨法身也率性之謂道圓滿報身也修道之謂教千百億化身也此其于儒理精矣第繇此觀之人人是佛聖賢言之詳矣何奇特而自神乃爾故迦文西域之雄也自詫曰大雄未足爲慙特儒門而惑之以爲中國未

有之奇觀是乃可嗤之甚耳
易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夫子一部春秋事事是用此句朱子釋會通二字曰如庖丁解牛會則其族而通則其虛也最微玄吉蓋天下事理不會其大通則見一邊蔽一邊故有以小信小義至犯天下之不韙而人不知其非者所以姦雄得以假托欺人亂賊得以粉飾自解一經聖人揩破把一個天理定則拈出便動不得是行其典禮也亂臣賊子所以不得不懼如齊

桓不得封衛晉文不得召君趙盾許止不免書弑皆其證也

靜坐中有遺其身世兩忘之妙者不知此正是靜中之悠悠也主一功夫正于無事時惺然有主乃是乾健真體顏子之坐忘乾乾之極也故曰欲罷不能故曰見其進未見其止

寧國吳生死于江陵相者也其所作絕命詞曰世際黃虞盛綱常日月明胡云江陵公乃爾空桑生父死不守制居然握均衡言者盡斥逐遠謫海徼瀕

愧我伏草莽學以明人倫義氣偶激發上書寓規箴嗟哉陳生東感我曠世心姦邪逢相意僞疏輒相傾猶如捕風影證據何繇憑執我繫蕪獄峻法同蒼鷹屛絕君賓食桎梏鄒陽身寶劍埋冤獄忠寃遠白雲自惆悵寃痛誰憐楚奏辛捲堂文欲擬伏闕罪奚深浩氣還冲斗英風定作燐寄言羅吉輩頭上有蒼旻按此君雖非明哲保身之道而天地間必不可無此一段正氣其光也亦為綱常光也今日鄒吉水趙吳之疏且絕響思見此君之風

味眞如燕白頭馬生角也世道可勝言哉

李元衡儉說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如此說儉是天理也蘇長公云吾年五十始知作家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曰儉如此說儉是人欲也一念所爲不同而相去如天淵左傳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夫所云德之共惡之大豈爲一足以節省一必至于耗費

玉君詠孔時秉介性卓卓鷄羣鶴搖筆挾風霜厲志在溝壑剛腸病貪夫冷而絕請託峭潔衆所譽形影了無怍 一

吾師子高子繹聖得宗旨研幾析毫芒靜坐觀無始德輝藹春陽心境湛秋水形解何超然虛空起滅爾 二

蓼洲好奇節銜口不能咽意氣炎生輕怒罵齦齶決捐軀得所求長笑浩然別莫邪雖折擢光焰耿不滅 三

應山挺勁骨筮仕厲冰蘗矯矯出風塵謇謇居禁掖三朝戴國恩一疏誅奸醜惜哉釁發機血肉悲狼籍 四

仲達風雅士

弱冠致青雲夙禀烟霞姿自携氷雪文佩囊立蝸
陛摩空逐雀羣一朝剝落盡蕙草歎芝焚五抑之
秉千秋之筆此咏字字金石矣
薛方山云朱子之學孔子教人之法也陸子靜之學
孟子教人之法也二語最確然孟子有集義工夫
陸子靜曰吾工夫只在人情事變上用是孟陸之
直指本體葢于工夫揭其綱領也乃今之言學者
欲盡掃工夫以明本體則不知其解矣
胡敬齋居業錄論春秋最的當如曰春秋天理之准

的又曰春秋所以明天理用天理以處人事

又曰讀春秋便見得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

子長是長幼是幼夫婦朋友中國夷狄截然分明

而各止其所其于天道人事分殊理一無不明備

此聖人手段皆不易之論也

古有三幸在大鈞中得爲人一幸也男貴女賤得爲

男二幸也生于中華三幸也愚竊以更有三幸焉

常見目不識丁人蠢蠢蚩蚩幾與蠕動同生則識

字一幸也又見不通文墨人不知古今爲何事綱

常爲何物則通理二幸也又見讀書能文冠裳之士馳名利而爽其本心爭智巧而滅其天性則得聞聖賢名教儒者緒論以少從事于心性者豈不爲萬幸萬幸乎昔賢驚汗沾背信非虛語也

古來聖賢元無轍跡元無成法但個個知得天之明命必不可失故有主敬操存之說切切叮嚀惟有此一段兢業心故事事要求合天命有省察精義窮理之說諄諄不已然于此明命上何曾加益一分謂之自然何曾勉強一分謂之易簡而謾爲識

呵者視此等語皆指爲宋儒伎倆以爲累心之物掃之惟恐不盡將誰欺欺人乎欺巳乎是爲無忌憚而已

山人久住在空山卻處山中盡日閒獨坐岩頭無一事看雲飛去看雲還偶扶乩見此詩眞有世外趣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此程子自得實際也

靜坐久之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閒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此白沙自得實際也二賢之同得於此可見而所得之

淺深亦于此可見丁卯

憶昔年問錢老師釋氏之教是何等一種道理易理有此否老師曰是聖人兌卦中道理也故其教主于消殺絕情慾絕念慮絕倫理併佛法亦絕之吾聖人有盡已盡人盡物性作用而乃有歸根復命工夫是有出震而後有入兌所以為全體釋氏但言歸根復命而無作用則其所謂性命者亦非矣故使天下人盡從其教則必人類滅盡而後已謂之性命可乎愚因念之吾聖人何嘗無歸根復命

功夫如堯禪舜後二十八年舜禪禹後十七年其
寂然不動當不異于釋氏也但不主于空滅耳

圓覺華嚴經言漸頓主于有爲爲漸無爲爲頓故以
漸爲初教頓爲圓教楞伽經言漸頓則謂漸者自
有漸頓者自有頓至楞嚴經言漸頓曰理則頓悟
乘悟併消事非頓除因次第盡更爲明白的確乃
今之言學者俱云一悟即了更無次第非但吾儒
擯棄恐亦彼氏所不收也

春正月大雷電氷雪凡三晝夜與春秋所記無二此

其變亦大矣天心可畏之甚燕友韓參甫記與詩曰氷山應粉擊飛酒滿神京覩人心如此則天意似亦可卜也

當今而有一言及學者雖朝陽之鳴不罕於此矣雖然言畢竟非學人第一義朱子曰處貧賤從貧賤上做工夫處富貴從富貴上做工夫此是學人第一義也

窮居不損達無加在聖由來是一家只爲意根拴不住終身不是等閒差 美惡已分穀與莠自家種

子自家知此幾一動須精察誠意工夫戒自欺 二

暗中舉事深藏護誰料都人見肺肝君子日乾併夕惕惟求內省得心安 三

生生夜氣本無窮害反元知是聖功一念不渝天地意此時堯舜與人同 四

此景逸先生自粘齋頭要麗台見而記之先生用功之密可覩矣但不知誰筆也

傳孔門之學者顏曾也可以先後言不可以優劣言也故顏曰復聖曾曰述聖然而不遷不貳與日三省氣象則迥然難強同也千年之後元公二程朱

子其接續聖統同也然而明道畢竟顏子一脈也其言曰無事則擴然而大公有事則物來而順應宛然如愚氣象也固非謂明道之造遂加于曾子而周朱二公有遜于淳公也伊洛之傳如文清如敬齋暨東林先生其淵源同也然而景逸先生畢竟明道一脈也其言曰無事故靜坐靜坐原無事若欲起別法是卽名多事有事故應事應了原無事若起厭事心如何了得事宛然大公順應氣象也固非謂景逸先生之造有進于元公文公而文

清諸公有遜于景逸先生也此言可與知者道爾

人心無適即先天主敬修身千聖傳繇此日躋爲上達工夫熟後自天然　一　堯舜垂衣恭已時天然眞色復何爲欲知性善無言妙此處端倪尚可窺　二　聖門何述最爲玄性善眞宗妙不傳却似拈花微笑者莫將精義落言詮　三　此高先生變前數月內作遂爲絕筆拈花微笑同一案也悲哉

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與逶迤靜極而嘘如春沼魚動極而吸如百蟲蟄張弛闔闢其妙無

窮誰其尸之不宰之功雲臥天行非余可擬抱一守和千二百歲此文公所著也觀鼻端白乃禪家鼻觀之法文公極不信禪而有此說者爲其法未嘗不于養形有益也文公之取善無遺若此不知後尸談禪家曾用此實際工夫否

左編末卷載釋道兩家宋太尉陳良弼府齋僧嶽宗私幸觀之淨因繼成禪師同圓悟法眞慈受禪宿并十大法師同在焉有善華嚴者對衆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于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眞常

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嘗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淨因曰如法師所問不足三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師召善師應喏師曰法師所謂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即有即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義也如我一喝非惟能入五教乃至工巧技藝諸子百家悉

皆能入師震聲一喝問善曰聞麼曰聞師曰汝既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善曰聞麼曰不聞師曰汝既不聞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銷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即有即無能入頓教須知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遍虛空即此一

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師復謂曰非惟一喝爲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吾祖師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乃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

是寶所師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師慈悲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善膠口而退聞者靡不歎仰皇帝顧近臣曰禪宗玄妙深極如此淨因才辯亦罕有也按禪宗精蘊盡于此篇其所以告善者至矣盡矣而善不知也

康節詩人心復處是天心心到無時無處尋若謂無心便無事水中何故却生金按人心發于形氣者也天心本來之明覺也是天命之性也不為形氣用則純乎天性矣尚安有人心之險哉形氣之心

坎也水也天命之性乾也金也水中生金則坎中一畫之乾剛也孔子之時習習此而已孟子之有事事此而已其事何如曰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已若認爲內養家水生金則誤矣

仲秋怨行訪巷皆來集談及春初雷雪交作事怨行以春秋徵應甚爲危之而不意談時正鼎革之際也天道不爽如此夫無平不陂無往不復以此理明徵　新天子中興之兆必矣漢太宗時山東扶老携杖願須臾無死以見德化之成宛然今日

景象也

仲秋望田禾蔽野大有年可待而忽生異蟲微細而臭嚙禾盡死凡十之七其蟲之細似爲春秋所書之蟓其臭似爲所書之蜮雖老農不知其名也皆以秋氣不肅故蟲之繁衍無盡按秋不收斂刑威不加之明徵也細而臭則僉壬食民之明徵也天象亦顯著矣而代天工者將何以應之

濂溪先生嘗得疾更一晝夜始甦友人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俸祿以周宗

族奉賓客分司歸妻子饘粥或不給亦嘖然不以爲意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按今之拘覩講學者每自托于風流試思曾有此風流之致否

崇禎聖上龍飛日揲得豐六爻不動此大吉之兆也兩月來鎮靜無所聞及　雷霆一震而傾四海無一人不鼓舞始知徐徐者蓋有深意也　大聖人舉動出尋常萬萬如此

邸報十一月初一魏璫服毒初二日申刻氣絕初四

日崔呈秀夫妻同縊子鐸遣戍妾自刎計前年翻局時在十一月念五日今適念五月傳報至錫恰三閱歲耳平陂反覆不啻駟隙之迅速而貽羞千古隕身喪宗殃及子孫亦可鑒已夫

程子論恭敬曰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蓋人能恭敬則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衆理之妙不敬則志氣昏逸四體放肆雖粗淺之事尚茫然而不能察況精微之事乎是以知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而居敬又窮理之本也此出薛文清讀書錄文

清之學得力實際也其妙無他敬則心存不敬則
心放故一得則俱得一失則俱失此外更無別法

戊辰

或論邵康節疾亟時隔壁看朝報康節在床無不見
者將由此時萬念皆息故能虛明若此乎余曰此
言固妙然康節之知實不待至此時也二十年不
爐不扇後便應如此而不自露至此始畧見其微
耳如孔子璧有七張角壞其一亦是畧露之意其
不露者恐學者或疑于怪異其微露者使學者知

有此理無非教也

二氏之學其所以深惑人者道家則爲長生二字佛氏則爲神通二字故雖高明之士錮蔽而不可解夫惑長生者畏死耳若死而有不死者則何羨于長生故朱子曰但恐逆天理偷生竟何安則知原始反終吾儒之爲長生也大矣惑神通者以耳目所未經見爲必不可能之事不知此皆佛氏不得已而寓言也觀其自言曰神通與妙用運水及搬柴則知時行物生吾儒之爲神通也大矣

薛文清讀書錄有極平常語而包涵義理極深遠者
如曰禮樂征伐不出于天子春秋所繇作此語人
人知得然深味之乃知春秋所書雖善惡極不同
而皆非聖人所取故曰春秋記異之書而孟子所
云天子之事者正是此意明此而諸儒求義于一
字一句之閒穿鑿破碎之弊一掃可華文清又曰
春秋直書其事使人思而得之尤爲得聖人深旨
元儒考劉因字夢吉初名駰保定容城人天資絕人
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歎曰聖人精義殆不

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即曰我固爲當有是也評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至元中以薦徵至京擢右賛善大夫教國子未幾辭歸俸給一無所受後復徵集賢學士固辭不至帝聞之歎曰古有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嘗夔武侯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卒謚文靖歐陽立賛云於穆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畧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

按靜修可謂能自重矣故薛文清以爲有鳳凰翔于千仞之縣然而不得入從祀之典者豈非以初之一屈乎吳草廬初應宋舉未嘗得進士第後以屈節爲背宋遂祀而復黜進退不可不審也然自是高品其詩則精微入少陵之奧元室一人也

伊川自言七十後諸書過目不忘此其心靜虛之極所養之到可知矣彼敎所云無漏謂目不漏于視口不漏于言心不漏于思也吾取以爲主敬之功

陳白沙妙蘊盡見于詩故其自言曰等閒拈弄盡吾

詩入妙者甚多而有最妙一首可拈以爲壓卷耳目無交不展書此身如在太淸居　一絲不掛也　雪消爐焰氷消日　私欲淨盡也　月到天心水到渠　天理見前也　一一園花都傍暖飛飛江燕未將雛　滿目行生也　好春好伴須行樂東起松根七尺蒲　隨處流行也　旨既超出筌蹄而詩復妙脫谿逕眞化境也

浦烈女年十八許字陳毓華三年矣陳夭訃至坐閣中嗚咽母稍寬慰遂平復頃之取紙剪一道鞋式

幼妹見而詰之曰偶耳頃之磨墨作寫字狀幼弟又詰之曰偶耳及夜有客外座談事謂母曰盍往聽諸女平生不喜聞戶外事母意其必有不快也遂偕行忽曰母先去兒卽來有頃不果來呼之不得蹤至河濵女已浮水面矣援之起上下衿裾宻宻縫紉不可解索其遺鞋各寫一火字意爲焚燒也道鞋式意爲送具也嗟乎女眞奇烈矣慷慨赴義而又能從容縝宻若此何操之定而預也葢女幼時父持葉先生邑中八貞女傳爲女誦之每聽

一人必覆按其姓氏里居熟記之復咨嗟歎賞聲氣之符合有素矣此其禀性固獨殊所得于典感者豈小哉

烈女記又載女家人有娶再醮婦者禮見女女却之謂妹曰此等無異禽獸何顏向吾輩[illegible]禮耶葢正之醜耶如此自逆璫煽虐構禍諸賢[illegible]子而朝紳俛首逢迎以取高位　聖主當陽奈[illegible]不思掩面自退而猶狺狺然指正人之黨者此輩可令烈女見耶吾願當事亟以烈節　上聞蚤膺旌典以風覥顏

而冠者按浦氏嘉靖間有孝子父陷于倭孝子聞之冒白刃奔其營請代父被殺其配華氏終身守節俱得旌典又萬曆間有節婦適華世忠年二十五寡懷妊五月誓志育孤巳與獎抜今有烈女後先掩映可謂盛矣

余有心疾每發痛不可忍危殆者屢矣因讀二程書見有未聞因學致心疾者深自愧此語惕然于衷而巳丙寅有感觸復發巳在必死因力求治心之道以爲治病之方終日靜坐今三年病亦漸去意

得不復發矣

馮少墟先生自省詩切已工夫只恨少會心言語豈須多而今識得斵輪意甘苦疾徐奈若何 一 命定難逃陋巷貧機關徒惹鬼神嗔不如打疊心源靜做個羲皇已上人 二 方寸茫茫易外馳外馳不識欲何之能于之處常防簡便是主人在室時 三 行藏用舍幾人同曾點原非鄙事功一自咏歌歸去後乾坤何處不春風 四 先生之學可謂自得矣

夜坐詩十首錄其五首念菴筆也軀殼于吾總未真

獨惺惺者是何人能通晝夜方知易未離形聲豈入神蝴蝶任過千里影龍蛇常蟄九淵身根塵背合元無實却笑瞿曇口句新 一

久矣無情績解嘲偶來避地得傭交逆陽芳草根深衛占氣靈禽歲從巢光隱淵珠常自媚機忘風竹爲誰敲只緣我在猶無繫一覺形骸盡可拋 二

無事閒看調息箴周天卦數試從今有時淵氣并窺管毎夜焚香必正襟洞啓天門鶩道遠靜闢寒漏入泉深莫言爕理全無分也解安身更了心 三

棧馬枒猿未易齊

幾調獰掣就羈棲心灰晦昧如酣酒面壁跏趺比塑泥月吐三更剛到榻風停萬籟忽聞雞殺機自有生機在此語傷奇且莫提 四

皐比談學昔年曾垂老慚于道未能解伏邏陽心自小漸消頗滑氣初凝防危正比知更雁守獨渾如休 音歇 夏僧縱苦過時心不悔曉聞猶免疚無稱 五 此詩意味近而深味之神洽

明道曰古人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後世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伊川曰事神易爲尸難蓋

立尸藉以通祖先之神明若非其人是褻也所以爲難蓋古時幼者多純樸故可用爲尸今幼而不淳者多如何可以事神則雖欲用尸未易言也古今人之不相及往往而然

稾秸大羹鸞刀須用誠相副程子此語最可玩按稾秸全本禾也祭祀所用稾必以之取其物之不彫斲也大羹白肉汁取其不雜鹽醯也鸞刀刀頭有環切肉緩則其聲必和取其心不他馳也此皆古人至精至微之意若不先得此意則三者豈惟有

司末事且可笑矣故程子特拈出示人者切矣

詩中下字之妙謂之點鐵成金有用奇字者深字者實字者如杜詩中百法俱備然必于平常字中却含無窮意思而又混然天成乃爲神境如莊要之詩乃如之人兮只一之字無限悲嗟感慨又怨而不傷斯不求工之工天然真妙與有意者逈别

宋王拱辰字君貺于周茂叔有尊分周見王納拜王遽受之坐定有談及易中天風小畜義者以問茂叔茂叔詳其說王驚曰向來不知却納公拜如公

者乃其所當納拜者也即起拜茂叔趨而避之如茂叔雍容不露固不待言若王公之下賢重學此風可得于末世哉王公尤能重邵堯夫即洛中爲園以邀致者也

修真書中載陳抱一之言曰丹者至陽之精倘有纖毫陰氣煅煉未盡終未成就修真之士動靜語默之間如好生利物仁慈寬恕惠愛忠信和喜清淨真實不妄之類皆陽也好殺害物殘忍嫉忿貪慳淩侮驕傲狠恨淫慾虛詐不實之類皆陰也戒陰

修陽陰將自云陰盡陽純自然成真矣觀此語則脩真之道何嘗不與吾儒通而吾儒既能真心希聖賢又何必言修真哉故嘗論之神仙非得丹難也有受仙之質難夫受仙之質無私欲是也則儒家所談其要于仙家明矣

我明威靈超軼前代者非一事更有三大快如　純皇帝之復辟一大快也閹寺之患憑依城社自古决之未有不禍移宗社而如劉如魏皆乾剛自斷誅磔芟蕩天日俱清二大快也君子小人黨爾一

起則淆亂黑白顛倒是非寧使禍鍾于國而必不容君子之黨再伸今　聖明半歲之閒掃蕩廓清其網盡破無藏匿之跡三大快也至如今日不惟奸閹誅而根株盡拔權歸中書不惟邪黨破而陰竇盡塞夤緣無隙尤爲古今絕盛萬年泰寧之兆也葢以　高皇帝驅胡之功旣敻隻千古而英明獨斷皆用于愛民之誠故　聖子神孫挺生不世之德猶歟盛矣祈天永命豈有不靈長過筭者乎

巳作宾鴻計懸知是戮民雷霆驚下土風雨泣孤臣

憂患思先聖艱危累老親生還焉敢望解網有湯仁此澄江李仲逵就逮時作也忠臣當此情悲而傷卒死杖下千古使人滴淚昔紂爲長夜之飲羣臣忘日問于箕子箕子曰不知也聖人之不敢獨醒若此然猶陽狂避跡以此道律諸君子諸君子疑有自招之咎然當此世運極否人化異物不有揭日月而行寧死不回者則世道將何砥焉爲千古扶綱常可一日無此峻節哉其得全與否遇也要成其是而已

聖門四科其善言德行千秋而再見則濂洛關閩五君子無忝矣其三科亦寥寥不容輕擬如武侯之治蜀庶幾乎政事不然即蕭曹之清靜姚宋之救時非政也昌黎之山斗庶幾乎言語不然巧如相如辯如子贍非言也仲舒之天人庶幾乎文學不然才如子長富如元凱非學也何也三者不依于德行故也

大學一書闡明一身字故首揭修身爲本而點有所于身見一病百病皆身也又點藏身之恕見由家

及國起化皆身也中庸一書闡明一性字故首揭天命之謂性而指出未發則立本惟性也又指仁智之德則成巳成物合內外惟性也孟子一書闡明一心字故首揭四端于心而曰盡心知性則心即性也又於身中分大體小體則身即心也與曾子子思相傳一道

鄒公寧一筆軒劄記記會中偶談程門立雪事謂伊川氣象難窺所以者。一友曰。昔嘗與涇陽先生同舟時氷初解。舟行砉砉有聲。坐不安席。先生前不

倚卓後不倚背閉目端拱如此終日行三十里有問則開目而對荅已復默此庶幾伊川氣象乎噫觀此言先生主敬工夫可謂純矣

光廟冎湖再泣安我素先生作詩云執簡定應書趙盾舉朝誰請討陳恒又云受遺元老仍增秩進藥鴻臚也賜金又除夕詩云明月應開天啓曆今朝猶是泰昌年尚餘一掬孤臣淚中夜潛潸落枕邊魏璫賜張邑中一紳欲執此詩以脅取其郎君者余聞之曰若因此詩取禍是為我素表揚大節也

破家何害況其謀未必售乎兩郎君果置不應未幾魏敗

長兄伯茂常誡余兄弟曰世人以多財為多福不知財之入也必乘福而入其出也必乘禍而出則積財者所以積禍也聞者皆以為眞名言

朱子云為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凡事到面前便兩片劈開孰是孰非莫問他氣禀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那箇萬里不留行更無商量此語甚簡易而實則初學起手與究竟工

夫俱所必用而先難得是非明若中無真主有認非爲是而不覺者後來難得入細是非之理有愈析愈精者只看古聖賢所見不同處都爭差這絲毫之間故朱子此言習之便是集義工夫久之便是精義入神境界學者當日日貼身理會 巳巳

吾錫清高之品首推倪雲林瓚繼其獨者王孟端紱倪邈乎不可及矣王亦不但以詩畫重也有俗客餽禮二車求其畫竹王不與能自貴如此其手製竹茶爐猶在惠山僧舍閱之可想見風流余姻有

華心白應象貧士也性孤僻無子懸室如罄絕不以衣食字置齒間非出世書不閱非世外語不談書學余宗吳三江大草時哦小詩自遣見王竹爐手冶泥爲之其製頗精因題絕句見意云竹爐佳製遺僧舍千古高閒老孟端此日渭川無勝具幽人漫自煉泥團 一 煉就泥團傍日乾紙窓竹屋自相寬歲寒滋味難尋覔靜曝茅簷仔細看 二 窓上梅花影自横枝頭倦雀寂無聞颼颼蟹眼如摧句颸出茶烟似白雲 三 胸中自愧無磈壘省得將錢

買酒澆只有俗腸塵未滌試將七碗可能消 四 瀟瀟風雨歲將分寒夜清燈影不羣漫撥地爐灰未冷淡烟栢子自氳氳 五 騰騰榾柮地爐烟四壁頹然肯問天誰笑老夫窮活計得全全在自能全 六

詩不止六絕錄此以見大端年六十餘能飛步山水間得酒陶然自適世共唾之日華高人庶幾有二公之餘韻矣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 音竭 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

買者各從其抵 故價 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 無過十一 凡國之材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按桑弘羊王安石皆祖此條以為政而王卒以此禍天下故有治人無治法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

焉右肺石達窮民焉棘取其赤心外刺槐取其懷來人也此尚象之意也

欒伯（書）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果敢（欒書之子）無忌鎮靜（韓厥之子）使茲四人者爲之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導之使果敢者諗之（告得失）使鎮靜者修之（治其氣性）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文敏者導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靜者修之則一（均齊也）使茲四人者爲公族大夫按膏粱子弟

國君所以晉教之如此此宜悼公之復霸也今之士大夫爲其子弟謀者先利祿而不親賢計亦疎矣

程子曰古人祭祀立尸極有深意按儀禮凡祭祀獻爵則尸祭酒獻食則尸祭食主祭者每獻則尸荅拜酢爵則尸拜送是皆代神行禮也其飲之食之則享鬼神之餘也分明以弟子服勞于鬼神之義所以有深意特難其人故必擇而卜之以聽于神也祭天則以先代帝王之子孫爲之故舜之郊也以丹朱爲尸周公之祀泰山也以召公爲尸可想

其人之難矣

仲春復有道南祠之會談及立命之學張羽臣曰如生質有愚柔非命乎若盡百倍之功愚而亦明柔而亦強則氣禀之命自我立矣如五倫中人遇其順我遇其逆非命乎若盡親義序別之道不惟已爲盡倫盡物且頑嚚者俱化而爲和順則順逆之命自我立矣如世運有泰否我獨當其否非命乎若立身行已以道獨善兼善使處否不改于處泰則治亂之命自我立矣聞者皆爲之稱快

唐安史之亂旣復兩京降賊者以六等定罪斬達奚珣等次陳希烈等賜自盡又次杖一百流竄之以下三等降奪今逆黨有斬流而無自盡與杖　國家寬仁大度誠非唐室可擬然人心尚有隟隟不盡之意以其中尚有一二漏于寬政似二條亦有當議者乃知五刑五用等次亦不可廢也

知人之難聖帝所歎然在今時有不同之情葢聖世人修懿行其不善匿于心故知之更難今則顯然以經常不足問正直不足貴自處匪類爲得勝計

不待辨也所難者在决然知其不可用勿更參疑貳之見庶幾此風可廻今之柄國者難不在明而在斷也

科舉至今世極弊矣然嘗論之今之科第人爵也亦即天爵也存乎其人之自處耳如前日被禍諸黨人身家俱喪而名愈尊品愈貴功名何足爲有無豈非天爵乎如逆案之人身膏斧鉞者勿論即幸而苟全視息遺臭千秋求爲一落落匹夫不可得趙孟之貴今日安在非人爵乎此何以分能存仁

義忠信即是天爵也自失仁義忠信即是人爵也

天下之賤有賤于此者乎

宋高宗頒戒石銘于州縣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天難欺黃庭堅所書也可謂片言居

要

舒璘奉化人先從陸子靜張敬夫遊後歸文公之門

與沈煥爲友嘗語家人曰敝床疏席總是佳趣櫛

風沐雨反爲美境斯可謂能自得者矣

朱子集註以登跡示人也故有深而寧淺處圓而寧

方處約而寧煩處善觀者得魚兎而方知筌蹄之功不善觀者難魚兎而反尋筌蹄之病

豫章萬默齋建言去官有學易齋稿自云二十年苦心有得其說有攄可觀今錄三則

易卦須一一說向心上去始有味只做物象看便是死畫安在爲生生之理八卦總是一心乾坤心之體用坎離其體用裏面互根的消息樞紐也蓋乾坤是作兩件分開一向分開則似是兩物故又畫坎離是兩件相互分開不得一箇又是兩箇兩箇又是一箇曲

盡其中妙理就中坎又是根以其一陽在中是乾中故也要之亦只寂感二字也此理甚明非是強說心體實是如此　承示坎是化生之根如何說中中是事事物物恰好處此非吾友之過乃今世論中大弊也坎是乾之正中只爲都從這裏發生出去便自然事事物物恰好無過無不及所謂天則也則坎豈不是中不然事物從何來此事物恰好的從何處定當不應有箇生的又有箇使他恰好的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豈是亦

發一定之物以其能發生不已喜怒哀樂皆從此生出乃謂爲中稱未發正以其能常發也故曰天下之大本則中豈不是化生之根此理義圖甚明吾友不必他求一味向靜中反觀自身有箇油然能應事接物却又悠然常若居無事而一切不與的爲作主宰依他便事事恰好不生疑悔不依便多過差即再反觀此能應事接物生化的與使事事物物恰好的是一是二是二不應有兩心是一則吾所謂坎中不言可喻矣　夫乾帝也神也乘

坤氣以顯則爲離斂坤氣以藏則爲坎葢乾坤之用也乾藏坤中神藏氣中也故不惟動爲氣雖先天至靜總是氣總是用處故曰坤藏又曰藏諸用惟藏諸用而後爲造化生生之理吾儒經世大中之道亘萬古不息者也一部易皆語用卻用九用六是也九言无首六言永貞藏在其中矣未有舍用而言藏者也故坎離皆用而坎則正以用之體妙乎用者也故非有時乎不藏惟恒藏則恒顯造化之至理人心之至精也白沙先生曰藏而後發

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眞至言哉然形則患其不存矣何者常危於發故也　按三則語皆精入河圖中自是五坎自是一然一萬化落根處也以坎明中正是觀氣象于未發前之旨如此說來更覺醒發公遊念菴先生之門故所見之邃

萬又曰易以善惡爲吉凶而讀易者嘗以利害爲吉凶之心讀之此易所以難明春秋以義否爲榮辱而治春秋者嘗以強弱爲榮辱之心逆之此春秋所以日晦是則非易春秋之難明也讀易春秋者

之心之難明也按此言豈不旨哉

又論禪云精神旣專脫粘內伏之久則此心之靈無從發洩閉爲幽光澄爲妙觀恍惚閃爍於耳目之間如所謂眉端灌頂頗著徵應遂相與羣然執爲性體此其險機逆照如日入地中猋輝反射晃映宇內境非不美而太陽生物之功萬象昭明之德固不在此矣此段議論直是破萬古之惑然非學有實見處不能知不能信也景逸先生云不易說得到此誠然誠然

九月二十六日決逆黨重罪二十人時久旱翼日澍
雨聞　皇上是時將行刑　中宮以　皇子大
慶請免　上曰得子固大慶誅有罪亦是大慶當
並行不悖也大哉王言宜　天心順助而應以時
雨也　何學師適于是日起東林石碑有不符而
合者豈亦貞勝之理有相感者歟

歙縣張協尼諱祖房精于易理每論有出俗之見其
說序卦曰上經以乾坤坎離爲體以震艮巽兌爲
用下經以四隅卦爲體四正卦爲用上經以體爲

體以用爲用也下經以用爲體以體爲用也細明此理乃知合之先後數之多少有天然一定之序上經三十多一卦不得下經三十二少一卦不得其合先一卦不得後一卦不得其闡發處甚詳俱鑿鑿可憑焉

惠山之麓有禪客聚衆講經其言甚誕而邑人趨之日費數金適東林有事客曰何禪之能動人而儒門寂若也余笑曰彼家有福可求有灾可脫宜人樂從之吾門不求福不怵禍人何慕焉客曰然則

儒家無福與災乎余曰儒以無事爲獲福以無疢爲免咎世之禍福不問焉

李伯紀吾錫人也當靖康時其禦金人之策與今日之設施無一不合昔日有臣其君不能用今日聖主獨運于上而觧分憂禦侮者令人不能不追思伯紀矣

明道先生令晉城三年後熙寧七年劉立之官晉城距先生去已十餘年見民有聚戶衆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曰守程公之化也立之感歎特記其事

按此眞有過化存神遺意豈特所謂古之遺愛而已乎

宋神宗初立銳精求治可謂不世出之主矣爲誤聽王安石卒爲宋室基禍主安石之罪不容言矣然當時元老有韓富明道橫渠皆在言路神宗靚面失之而獨傾向安石此其咎亦不容他辭也此有故只爲神宗以功利之心求治故偏信至此以是觀之前念臺劉公防功利一疏其忠悃誠深而轉移誠鉅矣謂之中興第一疏可也

昔日從遊啓新先生思侍側時便如沃以清冷之泉鄙吝之心蕩滌無餘後侍景逸先生便如飲醇醪不覺自醉眞有萬物得時雨油油自動之意

碧血編載死忠諸賢遺筆也炳炳千秋可謂一時之盛然而所造之淺深則亦有不可同者景逸先生不容並論而偉哉大洪仲達蓼洲更爲烈烈也每公錄一二詩文如左大洪血書云漣今死杖下矣癡心報主愚直仇人久拚七尺不復掛念不爲張儉逃亡亦不爲楊震仰藥欲以性命歸之　朝廷

不圖妻子一環泣耳打問之時枉坐賍私殺人獻
媚五日一比限限　嚴旨家傾路遠交絕窮途身
非鐵石有命而已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仁義一生
死于　詔獄難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
惟我身副憲臣曾受顧命孔子云託孤寄命臨大
節而不可奪持此一念終可以見　先帝于在天
對　二祖　十宗與　皇天后土天下萬世矣大
笑大笑還大笑刀砍東風於我何有哉李仲達詩
云相逢脉脉共淒傷訝我無情似木腸有客銜寃

歌楚調不將兒女淚沾裳南川高士舊知聞如水交情義拂雲他日清朝應秉筆黨人碑後勸遺文別徐元修

聖德方虛已愚忠敢瀝丹懇無一字補空復數行彈臣罪應難赦君恩本自寬淒凄楊柳色誰爲問南冠丹陽道中

便成囚伍向長安滿月塵埃道路難父老驚心呼日月兒童洗眼認衣冠文章十載虛名誤封事千言罪案彈寄語高堂休苦憶朝來清淚飽供餐述懷

國初劉于字允恭吉安永豐人至正間授泰和學正

曰中原亂將作吾必不見李矣謝官遁去後　聖
祖興屢召至輒以疾辭上重之賜衣冠放還山初
余闕甚奇其人嘗謂其嗜義如饑渴及卒宋文
憲銘其墓又洪武十六年徵耆儒崇德鮑恂上海
全思誠安吉余詮高郵張長年入見皆七十餘
上喜賜坐顧問者久之並命爲文華殿大學士輔
導皇太子太孫恂等固辭上曰朕以卿等年高故
授此職以輔導太子耳免卿蚤朝日晏而入不久
當從其志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卿何辭焉恂等

復固辭一日賜勑放還又有梁寅世業農力學舉于鄉不第遂棄舉業元徵爲儒學訓導辭遂隱居教授我　明興徵名儒修述禮樂寅就徵六十餘矣在禮局討論精審書成授官以老辭歸結屋石門山四方士多從之學稱爲梁五經又有江寧陳遇初爲元溫州路教授退隱于家以秦元薦　上致書禮徵與語大悅俾與戎務籌畫禮待甚厚稱先生而不名屢幸其第授以翰林學士太常卿禮部尚書等官皆固辭每召見賜坐賜肩輿出入搴

臣以遇被譴者卒爲救護　上亮其誠未嘗爲忤官其子克宿衛亦辭卒賜葬鍾山史臣稱其明哲保身者一人

祝無功世祿云知學者且勿論自得如何纔學便于應世上輕鬆了幾分便于讀書上省便了幾分此言切近有味

楊誠齋云數寓于蓍而蓍非數故得數者忘蓍卦托于數而數非卦故得卦者忘數據此言則得卦盡之矣夫所云得卦者何也非八德在身於卦何時

湊泊

有問云古良將如漢壽亭宋武穆皆嗜春秋不知春
秋兵法妙處如何余答曰春秋兵法處處皆妙只
是都不知第一義故春秋無義戰皆非聖人所與
二公正于此處深心故獨能得第一義如降漢不
降曹千里尋見漢賊不兩立終身不議和所以獨
成千古殊絕之品是得春秋心訣也如此看來方
知聖人立教成就最巨千秋而下領受者僅見二
公

杜詩有不看註不知其妙者如寄常徵君是也蓋徵君以隱士應召公徵諷之而詩極渾融不易窺見詩云白水青山空復春山水無主也徵君晚節傍風塵不終其節楚妃堂上色殊衆不出則美殊于衆海鶴堦前鳴向人出則旁人而鳴萬事乱紛猶絕粒猶修辟穀之術一官羈絆實藏身則出者以吏隱耳爲常解嘲也開州入夏知涼冷常之所居不似雲安毒熱新工部所居若羨之實言所處分矣徵詞妙旨宛然三百遺意選者多不及亦未知

其深情也特爲拈出

洪武十五年十一月命修國子監舊藏書板諭禮部曰古先聖賢立言以教後世所存者書而已朕每觀書自覺有益嘗以諭徐達達亦好學親儒生囊書自隨蓋讀書窮理于日用事物之間自然見得道理分明所行不至差謬書之所以有益于人也如此今國子監舊藏書板多殘缺其令諸儒考補命工部督匠修之庶有資于學者聖主賢臣所得于書若此其嘉惠學者深恩又若此今經生皆目

不識古今亦可傷已

有言舉業工夫不免妨學者余曰此有道焉對簡時勿作解釋想只與聖賢對面質証一番拈題時勿作好醜想只與聖賢吟風弄月一番如此何所妨碍

革除間蘓州知府姚善湖廣安陸人志行淳實愷弟初吳民僭侈違式賦謠鋒起號爲難理善洞達政體周悉人情張弛寬容各協事宜每數造請羣賢考求治道商畧民生休戚風俗淳漓以爲興革縣

是吏民回心向義轉稱大治爲列郡最隱士王賔
獨居陋巷善往候見舍車躬詣門賔問爲誰應曰
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賔報謁面府門再拜而返善
自邀還辭曰非公事不敢入也又將候韓奕奕避
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可謂名可得聞而不可得
見也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可得有俞貞木者
以明經見重于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以
訓士一日饋米于貞木誤送芹所芹受之吏覺其
誤詣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與人不苟合尤不

苟取與今受米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吾聞之欲
往候乃先使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幸願見公芹
民也禮不可往見于庭苟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
月朔相會于學宮吾如期至迎芹上座請質經義
芹曰此士子之務耳公今有官守何不談時務而
乃及此耶吾益起敬請問今日急務芹出一簡以
授吾竟不交一言而去視之則守禦制勝之策也
吾大悅建文三年給事中黃鉞以艱歸方孝孺屏
左右問曰北兵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朝

殊近臣今雖去宜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要害守非其人自撤藩籬也鎮江指揮童俊狡猾不可測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能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太寛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以定亂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晩矣靖難兵至江上善受詔總蘇松常鎮嘉興五郡兵勤王以書招鉞鉞即日營葬畢至善所童俊果以鎮江降 文皇即位捕善至詰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厲聲不遜死之鉞聞善

亟登琴川橋西南再拜祀吾慟哭赴水亟按姚公賢明若此而能傾身下士安得不伏忠亟義著節千秋耶故吏臣云姚吾治郡無異西漢循良王賓韓奕諸人何殊東漢清節國初此風悵今思昔真西方美人足音空谷矣誠哉確論也今之司牧無一長可見而侈然傲士安望所爲折衝禦侮者乎從來云處士盜虛名若錢芹處士豈虛名無禪實効者耶今之純盜虛名則無如文藝家所稱時髦者耳

八月十六日詔磔袁崇煥于市軍民爭噉之閒是日特召對百工皆集　上以袁罪再三詢問僉曰無辭乃行刑　上曰此事震驚九廟荼毒萬姓朕與諸臣皆不得辭其罪至哉王言乎袁之搆虜未必本念也皆起于輕許復遼東一言後迫于討無所出因而思款虜因而戕毛帥因而聽虜入成此滔天之惡誠九死不足贖矣而其初不過患得患失一念爲之孽耳袁無足論也當時朝堂之上豈無一人知其謀者而不聞一言救正績朝之鞭莫

贈能免無人之歎哉

十月初旬京師雷雹大震皆以爲易副都寃獄之感也按易江西人名應昌虜薄城下時刑部囚越獄出將應虜也　上震驚欲誅大司寇喬易以律爭曰法當杖于是　上怒以朋黨并欲誅易後喬得減充戍而易獄不解雷震正會審日也擊審官案于是　上驚悟緩其獄并停天下刑矣天心之警戒豈不至切近哉然愚以爲非專爲一人也　聖主精與天通故一念少過而詔告隨之矣然易正

品也其不見稟于天若此

我聞大禹聖且神尚惜寸陰逾寸金寸金失却猶可覓寸陰一去誰能尋惜陰惜陰寧獨禹古來大聖皆如此兢兢業業唐君臣昧爽待旦周父子我曹去聖應萬分更宜惜分如惜寸分積寸累日孳孳百鍊成剛無利鈍此道本非難辟如一簣可為山超凡入聖等閒事轉迷為覺須臾間此道亦非易辟如九仞須一簣終身惕厲聖可幾一念怠荒功盡棄人生百年一瞬息纔見青春忽頭白老大悲

傷竟何益。惜陰惜陰當蚤惜。六尺之軀豈小哉頂天立地成三才。何爲碌碌孤此生。可憐飄忽同灰埃。我行入楚歲未晏。只今柳發春將半。歲月蹉跎心。獨驚。此日此會良非漫。惜陰自勉還勉君。浮雲蒼素安足論。惟有進修事在我。可以千載流清芬。君不見陶與眞。長沙有陶公惜陰祠後爲陶眞二公祠立功立德皆繇勤。儼然俎豆湘江濱。彼何人。予何人。此山陰張陽和元忭公作元宵日錄之自寫辛未

國史記永樂十二年冬十一月命儒臣纂修五經四
書性理大全　上諭胡廣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
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
明餘蘊者爾等採其切當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
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
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
類聚成編務極精備庶幾垂後至十三年九月書
成　上親序之時麻祿國進麒麟請表賀　上曰
大全書成上表進賀朕則許之麒麟有無何所損

益至十五年夏四月命頒于兩京六部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　上諭禮部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聖賢精義悉具自書成朕旦夕宮中批閱不倦所益多矣古人有志于學者苦難得書籍今之學者得此書若不勉力是自棄也爾禮部其以朕意曉諭天下學者令盡心講明無徒視為虛文也觀此則聖祖之珍重是書而嘉惠學者之意極為切矣然其至意在盡心講明無徒視為虛文則知所以俾益天下者全在體貼身心躬行實踐此所以為學

者根本今之習舉業者視此書不啻土苴塵垢皆因所尚者浮華之詞忘其根本且不知身心躬行何物何知此書之味探其自來皆在上取士之人謂舉業自有心訣一切聖賢道理置而不問此風既開使士子靡然忘返盡失　聖祖實意至教所以士風日下至館閣之地亦虛無人舉世終日所讀所學皆爲敗壞人心之具而已舉業之弊至今日尚可言哉

長兄伯茂每有快論居常云患貧至鄙也而于物理

有所不免惟君位人能貧則品愈高是上風貧也

而世鮮趨上風何君

延叔堅曰吾昧爽櫛梳坐于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

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逍

遥内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

盈耳煥爛乎其溢目紛紛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

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

有軀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

方之于吾未足况也泰子敕曰昔堯優許由非不

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得喙背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㟁翺翔于林澤與沮溺爲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于九皐身安爲樂無憂爲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露之邈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得志之秋何困苦之戚也耶按二君皆高隱觀其言可以知其致矣

余少識呂陽村澄江人老醫也能憶唐詩千首隨口吟哦有自題小像一詩云人生本是夢中夢今日

更逢身外身鬚髮蒼蒼年五十杖藜隨處看浮雲

醫箱中携二畵一爲倪雲林娜如山圖筆墨秀潤

異常對之如挹高士稱字其一爲沈石田雪圖畵

甚小而題詩超然塵外不愧高隱陽村治病不言

利醫其寓也令醫視此公何如矣沈石田題畵詩

云六月披衣喚童子自作雪團茅屋裡玉花出筆

飛上樹慘淡陰雲無乃是颯然几席淸風生顚倒

炎涼聊戲耳門前有客來借看滿面黃塵汗如雨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

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小愈禍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按此記大戴禮皆至言也而不入禮經者觀其行文謂出曾氏口終有不類然而今之君子能不犯其所戒者蓋亦難矣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曰寡人問此五者于子一一以爲不足者何也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禹而鯀殛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按此言不獨可爲國君儆也於學者修身尤爲激切

魏文侯與狐卷子一段議論佳矣然其義有未盡者

因假托以補之文侯復語狐卷子曰寡人皇皇望賢者而求之謂可恃以益吾國也今聞子之論其不足恃乃如此乎狐卷子曰足恃也文侯曰異哉何與前言反也狐卷子曰文王以王季爲之父武王爲之子而無憂是父子之賢足恃也然非文王則無以纉王季之業而開武王之基也王季以泰伯而啓國武王以周公而致治是兄弟之賢足恃也然非王季則無以成泰伯之讓而非武王則周公之禮樂亦無由見也堯舜得禹稷契皐陶伯益

而成唐虞則臣之賢足恃也然非堯舜則五臣亦無從效其賢也故已賢而賢者皆吾益已不賢而賢者非吾有賢之足恃未若已之足恃也文侯曰善寡人今而後知求賢之道求諸已而已

國初楊士奇以人才徵至京　高皇帝命吏部考試尚書張紞名臣也奏士奇第一遂擢用後與三楊同在內閣以士奇不繇科第微有間一日三公賦松竹梅詩士奇分得梅詩云竹君子松大夫如何梅獨無稱呼回頭試問松與竹爾有調羮手段無

按公詩佳矣然胸中芥蔕得毋少露乎

南史載襄陽衛敬瑜妻年十六而衛亡舅姑欲嫁之女截耳自誓所住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脚後歲此燕復來猶帶前縷女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按此可謂義鳥矣其與衛妻同氣相値耶抑衛之所感而化耶噫誰謂物性無仁義乎第非此女則無以知此鳥矣

張協尼夏日復至東林談及　聖主切切求治而澤

不下究弊將何在衆共云今之功令非不行也責在承宣者未見其人協尼曰不然正坐功令未修之故若按會典舉　祖宗時成法行之可以朞月而化成余問其事何如協尼歷舉數端言今之積弊與成法之湮沒明如指掌一一有據余曰此終是治法文武之政猶必待人以愚見言之只求治人是今之第一義協尼曰是也然今之用人與會典上取人之道相去何啻千里則亦無如法祖而已余因取會典審視知其言鑿然可憑非爲虛語

第此議若　上聞則今之從政者人人未免寒心矣則協尼之論僅可爲吾儕放言云爾
晉焦華父病冬中思瓜華夢一黃冠遺以瓜華拜受之及寤在手馨香非常父食而病愈南齊韓靈敏喪父貧不能葬與兄靈珍種瓜靈敏朝采暮還復生葬事克舉梁徐仲原望江人親喪廬墓侖採花而插墳獸銜土而壘隴繇此觀之如躍鯉雨粟皆非殊異人心一專造化可移精誠之動爾聖人主宰天地豈曰虛言

後漢劉獻之每學者來從輒謂曰百姓雖殊要以德行爲首子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天下自知倘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屩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于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皐魚之歎乃歸養親先達何覺之晚也童子魏照求事郭泰供給灑掃泰曰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按獻之可謂善教魏照可謂善學

謝石奴爲衛將軍請吳隱之爲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沉香一片隱之見之投于湖亭之水愚按沉香一片何損于廉蓋猶潔之性不以一介而移如此

南華經夢蝶一段畫出幻境令人身世俱空楊龜山詩云蝶夢輕揚一室空夢回誰識此身同窻前月冷松陰碎一枕溪聲半夜風深領玄旨然而南華

之旨則更有在焉其曰周與蝴蝶必有分矣正爲孰幻孰真栩栩者幻也真者何在識其真然後可以化物而不爲物化其示人之意深矣此語可與遊逍遥者證之

閱陽宅書大要以八卦分二宅坎離震巽爲東四宅以水木火相生也乾坤兑艮爲西四宅以土金相生也變爲遊年總之以相合者爲三吉星相反者爲四凶星其法至簡而變換其間無非一理止于如是而已後人益以三元生命五音宅姓之說則

似玄遠而實瑣誕不足憑矣葢陰宅體也陽宅用也陽宅之砂水山川與陰地同者體也故郡縣學宮等必用之其屋舍門房用也故編戶同用之其事本至微故其理亦甚淺而其應亦甚微皆自然之數也不必深求

孔祐隱于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錢數百斛視如瓦石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行動幽祇德標松桂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按祐有至行通神能與管幼安同度而世不甚著聞者何葢管生于漢末

世猶知尚德之風孔生梁陳之際宜知之者鮮矣
阮孝緒被徵不起袁峻語之曰天地閉賢人隱今世
路已清而子猶懷棲遁耶孝緒曰昔周德雖興夷
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為仁由己
何關人世

孝緒著高隱傳分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為上
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為中篇掛冠人世棲心塵
表為下篇中篇載一百三十七人孝緒亾劉潔銘
其遺行次篇末成絕筆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晴夏曉雲中秋午月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暑簟清風、夜階急雨、各製一銘、愚謂隱而借景于山林自得之趣何在此皆名隱一流耳

袁裒論書曰右軍用筆內擫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太令用筆外拓而開廓故散朗而多姿此深于書之言也余仲兄仲奇能知書每言右軍千秋獨步其妙在骨勢凌空可謂名論

上元夜、人皆游賞劉向獨在家讀書太乙神以青藜

照之王介甫上元詩不知太乙遊何處定把青藜獨照君蓋以美劉貢父也愚按介甫讀書不弱下更生矣而胸中之乖氣不除其能來青藜之照乎故讀書者先須知學

獬廌見鬬不直者獬之窮奇見不直者照之故君子以獬廌爲冠小人以窮奇爲名然則以窮奇而冠廌冠將如之何噫

余山居多雉一日深箐中有伏雉起窮搜之得伏卵二十餘每卵下雉黄一顆如豆大不知從何得來

也乃知博物志所載鵲有隱巢木以避鷙鳥鵲巢

中有長水石能養魚未必為虛語

襄漢隱者因古冢為亭往來題詩甚富一絕云冢上

為亭鬼莫嗔冢頭人即冢中人憑欄莫起存亡意

除却空虛總是塵

雲間布衣李豫亨字元薦博洽士也著書名推蓬寤

語其言似稗官小史內一段論陰陽貴賤云犬馬

首高于身稍有知識猿猻人立獨靈于衆類猩猩

人立亦能知往昔得陽氣也以其言推之蛟龍首

高而變化麟犀首高而貴獅首高而王鹿首高而壽犬馬不獨知也馬有德犬有義此其驗也餘雖虎豹䖘梟首不能高矣

宋鄒志完過永州僧山巖巖有馴狐志完將至而狐輒鳴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以狐鳴爲對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岩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馴狐戲學仙伽客一夜飛鳴報老禪忠義之士雖其類妖邪其欽重乃如此

燕友韓參夫夜南來偶詢袁崇煥情形參夫曰燕人

無不痛恨之然謂之勾虜則冤也余為愕然因曰何以徵之參夫曰徵之奏疏袁典刑之後有義士者上暴冤疏自稱為袁門生言袁于某日提兵至京營于某處明日虜至泊營閉營不戰但發火器矢石虜退得首級若干又明日移營某處虜夜至夜不戰擊虜得首級如昨如此凡三日所以不戰者因馬軍先至步軍行遲若步軍不至則不可以列陣防其衝突故必不可戰又明日而 青逮至某日而步軍至矣若云欵虜勾虜則三日中所得

虜首何來若云不戰爲退衂則後此能戰者何人
疏奏擬其人摘戍復上疏曰袁崇煥若和虜叛國
則臣爲逆黨當與袁同誅若袁非賣國則臣言無
罪摘戍非臣所當律也乞斬臣疏奏不省參夫又
言曰袁之當死有三初無成筭遽言五年滅虜妄
誕必死一也朝議減賕望減邊兵不力諍必死二
也虜入不知所任何事乎必死三也若勾虜非其
罪明矣然設使袁不逮而步兵雖至必不能制虜
蒸本一無謀妄人用之者誤耳按參夫草野臣未

知其言真得事實否然有白寃疏如此豈可草草
置不問乎姑錄此以覩後日國史定評何如
太行山絕頂石穴中有仙姑存焉一達官行二日得
見之年七十二矣二十二歲入山蓋京師名妓也
自念一生墮落廿于一死逃入此山但拾松根皮
食之八年而心得開明自此遂有人知之饋以糗
糧衣服至道成則皆屏絕不用矣按仙姑真能發
憤者也始而自謂此身必死其心却生既而不戀
人世其心若死身乃得久生身心皆死卒之身心

皆生殺機內有生機其妙若此人孰無慕仙之念但不能有此憤耳程子所云陽氣一發金石皆透豈不信然 壬申

朱子詩論性無非日用門何須虛誕與深艱昭昭萬事皆其理只是工夫欲順難指性體可謂真切著明矣予靜陽明之紛紛可以自息愚亦附以四語日用動靜無非真性但祛凡心皎然明靜

朱子曰讀學庸論孟是熟飯讀諸經是打穀取米朱子之意葢言讀四書其爲力易讀諸經其爲力難

欲人先置力于易則其入易精後置力于難則其功方備即是學記中如攻堅木先其所易則後霍然以解也愚按四書飯也日用飲食所必需五經五牲八珍水陸之產無不備生人所必用也今四書人人弦誦而忽其易不知取其精諸經則皆委于難而目未嘗涉間有讀者亦不過剽句語供時文之用畧不講求深義其易與難豈不兩失之乎

陸子靜說儒佛差處是義利之間朱子曰此猶是第二着只他根本處便不是當初釋迦為太子時出

遊見生老病死苦遂厭惡之入雪山修行從上一念便一切作空看吾儒卻不然蓋見得無一物不具此理無一理可遺於物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不同按儒家所以云公只是要盡得天下公共的義理佛家所以云私只是要脫一身生死所以朱子又云今有一個人仗節死義又有一個人能坐脫立亡畢竟仗節死義者是有益若坐脫立亡者濟得甚事按所謂有益謂于義理上補助得一分便是一分

益蓋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貴于天地間者惟此總使盡天下人坐脫立亾安所用乎從此處勘儒佛則大小邪正不辨自分愚嘗見楞嚴經佛辨天魔事甚詳且悉魔之神通變化無所不有特微細之間或一根未斷或一見尚執則入魔種其說精矣以吾儒言之如學佛者斤斤執一生灭之見欲驅天下而入其寂滅之教曾不顧天下公共之理其爲天魔也不亦大乎

宋張忠甫不出仕人問其故曰只怕國忌聖節去拜

佛蓋俗習仕者皆於祝壽處拜佛四拜故忠甫不欲也文公以爲此如子羔不徑不竇之守愚按以常論之雖似以小節廢大義以末世論之則有救弊之風未可爲小節也且此公或托言之其不仕未必在此也令學者有此風必不至以求進失其本心矣

龜書不傳久矣文公時猶有五兆卦其說云土兆大横木兆直金兆從右邪上火從左邪上水兆曲以大小長短明暗爲吉凶或占凶事又以短小爲吉

又有旋者吉大横吉　按土木二兆不知如何分必
横而大者爲土横而直長者爲木也　漢書文帝兆
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予爲天王夏啓以光或以
庚庚爲金兆非也大横是土兆言文帝將得天下
有大土之象庚庚乃是龜文爆出文公此書猶爲
近古如今之卜法則以才官父兄子分之雖才官
五者亦不出五行生尅之理然必先定其兆而配
以生尅則通若先排定則難通意古之法必不然
又文公設卜法先以墨畫龜定其四向求其紋兆

然後灼之覩火之紋而定其兆食此墨盡之處謂之吉逆則凶此亦古墨食之法也惜其書亦不可見矣

昔楚相作燕相書其燭暗而不明楚相曰舉燭書者不察遂書舉燭字于書中燕相得之曰舉燭者欲我之明于舉賢也于是舉賢退不肖而燕國大治故曰不是郢書乃成燕說

宋王文正公旦見市中沈氏鬻法藍銀器者甚惡之曰安用此後眞宗賜文正美妾文正處久之復問

沈氏銀噐而沽之文正始念何如而亦漸至于溺也則色之可畏甚矣然愚論之眞宗旣賜文正美珠又賜美妾必用事小人已窺見此公慾心未斷故以此中之而未免卒爲所動也豈不迺不殖公之衷猶有未皎者與此防欲工夫非講學不可

周官之制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五鄉爲隣五隣爲里四里爲鄰五鄰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制田里之法也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

師五師爲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旣一家出一人則兵數宜甚多然只是擁衛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法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然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只出七十五人則可謂甚少然有征行則發此都鄙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調此二法所以不同而貢助之法亦異朱子曰此正周公建太平之根本他這個如棊盤相似枰布

定後某子方有放處按今有練鄉兵之議則此法不可不訪其大意

禮記忿毋求勝分毋求多卽山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之義也分謂本分本分之外一毫不敢求多則慾不待窒而自無不窒矣以分爲與人分物則不可多者畢竟未盡

宋章惇求傳康節之學康節曰以君之才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放下一二十年使塵慮消散胸中豁無一事乃可相授康節數語葢直燭見惇

肺腸矣康節不援惇濂溪不肯使介甫相見二公可謂神鑑然必非一時便燭照必平日知二人之隱微也按司馬溫公秉政引章惇共事溫公欲變新法惇固持不可至于簾前爭鬧惇曰他日不能陪公乞劍因得罪去其心事如此葢狡同蔡京而忿戾尤甚矣宜康節之有先見也然周邵能知二人溫公前失之于介甫後又失之于章惇所謂雖意誠心正而知致之功有未到其在此歟故宰相非心如止水可以鑑鬚眉可以平中準則未得輕

言知人之道

華除閒西內佛之事載于正史則　建文帝之遜跡本末彰彰矣獨雪菴補鍋等諸忠義之名隱現不詳今得史翰林致身錄出而昭若列眉矣錢殿元刻遜國逸事一集俱詳載史翰林名仲彬即從亾中之一也至洪熙年爲仇發其從亾事亦獄中故不及見西內佛之返其致身錄一書隱顯之迹甚奇若有神護之者益忠義之氣耿耿天壤間後有修國史者此書豈可泯哉又逸事所載劉永貞翁

夫人二事甚奇故詳錄之

一幽忠記少司空若谷徐艮彥記曰巳巳予大理署有神降于箕詢其名曰劉姓諱固字永貞詢其世曰建文時人箕停有間若欲秘其事予謂先生其然難乎曰然不幸罹景清之禍瓜蔓之誅世所未有又曰一門都收戮獨有外甥存楊僅離娘乳言之聲亦吞余在南門能仁寺臨刑詢其齒爵官山東教諭年三十八詢其里曰往事不必道問答如面談莫不骨寒齒冷書法遒勁婉麗紙墨間拂拂

有生氣予乃以扇乞書即就詩曰且酌樽前酒黃花向坐開不須談往事致使野猿哀予謂先生得無仙乎曰財入童初宮嗚呼忠義之士亦不爲列星必爲仙爲神先生之仙固其所耳先生于二百七十餘年之後憑神于箕發爲墨妙以顯人間其精誠不欲磨滅也按劉玉海名琳著拙滕集紀遜國時亦難隱遜諸臣各有傳共二百零四人內一傳云劉固字永貞陜西真寧人以儒士授青州教諭建文元年以母老乞歸許之耿淸即景淸爲都

御史以書招固蓋以滇寧地接代境當是時五藩煽亂故也無何靖難兵起固乃移家江右意近京師耳耿清姊適固弟國因與國來京師依耿壬午六月燕師迫金川門國勸固出城固曰母老甥幼一也況固曾受朝廷厚恩惟有待死而已國語塞然逆知禍必及已乃潛寄甥于王氏十三日城陷固閉門兀坐又恐驚老母耿公懷匕事覺被誅罪連姻婭固與弟國妻母同日受刑于聚寶門外固一子超年十五有勇力一怒縛斷套刑人刀連殺

十餘人事開淩遲固年三十六國年三十四愬謂
觀耿之招公公之依耿耿則非特忠肝鐵石必其材
堪有爲宜其精英之不朽也
一血影石紀涇縣蕭之龍記曰崇禎辛未冬十月念
七日之龍偶過高座傳心樓樓之下有石似碑潤
丈餘高倍之塵蒙牖下問之爲黄侍中翁夫人血
影也及沃以清水悲淒之容恍然如見影之上尚
有南無觀世音數字巳磨泐不可辨旁鐫有翁夫
人小影贊爲張公元芳筆文頗都雅而未詳其字

慨而謝見廣徵爲予道其詳曰先年滇中馬公蒼
麓與洪公棐同官冬曹偶道經通濟橋見一橋石
衆相戒勿踐驚問故父老云相傳石有大士影故
勿敢褻耳馬公遂命舁送通濟菴菴僧因鐫其額
曰觀世音日夕禮拜夫人遂見夢于僧曰我故侍
中黄觀妻翁氏也當時過此嘔血于石遂成此影
每陰雨則見之若爲大士而朝夕禮我我實不安
幸爲我去數字無何菴僧逝菴亦廢不知者猶以
爲大士也送至高座寺寖循迄今置于廡下之龍

聞之不覺淚下曰嗚呼萇弘之血丈夫之事夫人
笄黛之流亦爾磷磷乎曾見宋季元兵大擾承新
一村婦懼賊污觸石留影至今猶存此不過田野
婦女耳若夫人者昔爲侍中妻而欲令其給配象
奴乎宜乎吐血成影終不磨泐或曰夫人挈二女
赴于秦淮而石影乃在通濟何也蓋國初象房實
在通濟門外想未赴水之先給配象奴之時過此
泣盡繼之以血遂成影石耳嗚呼黃公爲吾鄉池
陽人梓里廟貌如赫無論矣即在金陵一祠于秦

淮一祠于南郊南郊故公家埋玉處惜無一人能舉斯否或祠之或狠之徒今夫人形影淒涼淪落于僧舍嗚呼此豈夫人嘔血之心哉當急嗚當道爲夫人一徙之是時少宗伯錢虞陵聞其事即于冬月六日相約若谷徐公益吾陳公往觀至高座寺訪傳心樓樓之下有否倚焉細叩主僧所言與記事同拭以水一像宛然側立東向髩鬚鬟髮縞綦之狀眞奇事也清溪故有一門忠烈祠祠堂三楹以奉公寢三楹以奉夫人暨二子女祠故屬祠部因

昇石至祠置于寢室之中築臺高三尺許不樹其

上夫人靈爽尚即安于斯乎　　愚觀

　　　　　　　　　　　　魏唐錢士升識

劉永貞翁夫人二事則忠義之氣耿耿不磨于天

壤間豈必神仙佛子然後能久存哉憶昔與友嘗

論及革除閒忠義之士闔門屠戮一友歎悼不巳

余妄言曰一家人忠義人謂闔門児錄吾謂拔宅

飛昇也何恨景逸先生亟擊節曰誠哉拔宅飛昇

令觀劉先生翁夫人二奇跡豈不信然豈不信然

壽昌閒米子、鳶飛魚躍、何故仁便在其中先生良久

微笑曰公好說禪這個亦畧似禪試將禪來說看壽昌對不敢曰莫是雲在青天水在瓶麼壽昌又不敢曰不妨試說看曰渠今正是我我且不是渠曰何不道我今正是渠因曰子好說禪禪則未必是然其所趣向猶以爲此是透脫生死等事其見識猶高于世俗之人紛紛然抱頭聚議不知是照證箇甚底事他日又問子見跡山有何所得對曰那箇且拈歸一壁去曰是會了拈歸一壁是不會了拈歸一壁壽昌不敢應會先生爲壽昌題手中

扇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執筆視壽昌曰會麽會也不會對曰總在裏許覩此文公之于禪學已直窮其底矣披渠今正是我二句乃題人影倡語也蓋以我明體以影明用言用雖皆體然體則不同于用不知佛之不同于儒正以分體用爲二而儒則合體用爲一故文公答以我今正是渠所謂對治病也題扇語正是即用即全體之呈露而壽昌所對則活突不分明不過禪家套語耳其胸中漫無所得矣儒佛毫釐之差正在分

明不分明于此可見又謂壽昌曰子所謂賢者過之也因問子遊廬山常聞人說一周宜幹否對曰聞之今有子在先生曰周有一言極好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要罷三十年科舉始得觀文公語及此則壽昌非世俗中人也

李易安詩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云云所以稱中散至死薄殷周按嵇康常非湯武得國故引以比王莽朱子舉此詩云豈女子所能信哉女中奇才也易安本趙挺之婦家富豪避亂過江攜卷藉自

隨頗踰蕩越軼殊塊其才挺之妻與陳無巳妻姊妹也陳當祭郊丘時極寒家乏重裘其內子于趙內借之陳詢知其自曰吾豈服彼家衣不御果感寒疾死陽節潘氏所云却衣凍死此事也然無巳介節嚴于隱微若此謂之細事則非知無巳者觀挺之見擯于節士若此則其不能以禮刑家蓋有素矣

詩家李杜千古無匹杜窮工極變李淡宕天成俱爲絕調而所作有各不同者如道天寶間事陽春歌

弟云聖君三萬六千日歲歲年年柰樂何含蓄不盡言而麗人行則模寫無遺末句直歸之丞相嗔一語蓋君德當諱而臣不必諱也至談玄肅父子間事哀江頭但云渭水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止寓感慨于言外而遠離別則變虎幽囚之言無不顛倒蓋靈武之事可原而良娣輔國之惡不可原也若隱若現最得三百篇中深旨所以不妨殊調各擅其美至于二公自相酬答李之送杜日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

中杯杜寄李則日渭北春天樹江東月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則聲調命意如出一手信乎同聲之應也要李以逸才不作錚錚細響而杜遊神象外直奪天巧所以俱成獨步奇哉